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卷一百八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十四

王琚

孫小

趙默

劇鵬

張宗之

張祐　抱嶷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張景嵩　毛暢

齊諸宦者

題宦官

予論曰北史之槩列宦官于恩倖也姸媸混矣予攷魏齊兩代雖無呂彊張承業忠然如密諫後馮后之劇鵬與執禮前馮后之王遇亦傭中佼佼者故從恩倖摘出總為一類使涇渭自別是以君子與人為善下及刑餘之大公也雖然獨劉思逸另列節義為超然矣乃悟權臣之咢鍥能拔人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後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魏冉閔婦閔破入燕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于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惟有三舅每言于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

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雖不幸生為閹人惟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疎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緜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穀者非一于是雜營戶帥遍于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

縣從征平凉以功趍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内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叚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魏書曰世祖親改内外大明黜陟有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輦財歸鄉里霸不首引太武怒欲斬之尋免爲庶人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泰常中被刑入宫小心守

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
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歷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孝文文明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
老于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
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
冀州刺史謚靖公
魏書曰琚養子寄生早亡子蓋誨襲爵初琚年七十
餘賜得世祖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

婦孫百口奉之若嚴君家內以治

趙默

魏書默作黑

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户生而涼州平没入為閹困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問默默對曰臣以死

奉戴皇太子

魏書戴默言曰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悦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年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以死奉戴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獻文命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馬默疾其虧

亂選體遂爭于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
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令
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于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
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
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
及訢將獲罪默因構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于職事出
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事濟公私

魏書曰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

賁公營私本非所願孝文太后聞之賜穀帛加厚

後卒于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後秦姚泓安定護軍爲

夏赫連勃勃所殺

魏書曰赫連侵安定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

衆拒守見殺

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入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

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

虞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諡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兾州刺史聲稱微少于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恐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深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宋武帝先以晉將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

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爵彭城侯卒于冀州刺史贈懐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

宦官有妻竒婦人再醮宦官尤竒

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蕭氏被命在内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魏書曰諸中官皆世衰惟趙黒及宗之後家僮數百

通于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閽閹為耻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事幽后后惑薛菩薩鵬容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宮用事祐寵幸冠諸閹特遷尚書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

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尋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于宫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劵許以不死卒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駕親送近郊祐養子慶少歷内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魏書曰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為嬪即元乂塌也後卒于高平鎮將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没入內宫受刑遂為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于皇信堂孝

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爲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于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念其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其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于禮接天性酷薄雖

弟姪㽞塌略無存潤卒于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熙死後二人爭立熙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本族老壽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奸𦖷聲醜音被于行路

魏書曰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

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不若請以見事
免知官付廷尉正罪詔可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
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
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兖州
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
俱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姻耳氏宣武時改為王自晉
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

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馮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稱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

冊府元龜曰冲言果爾合死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

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廢后馮氏以幽后譖出俗為尼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

魏書曰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
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禮
遇性工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
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
不倦又長于人事留意酒食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
于榮利趍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
宅增于本旨笞撃作人莫不嗟怨卒于官初遇之疾太

傳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為泣下其善奉
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苻承祖略陽氐人因事為閹為文明太后所寵
魏書曰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
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
承祖任居腹心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家坐事切下蠶室頗解書學後

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爲榮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成初坐事爲閹稍遷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

榮同于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于光祿大夫贈相
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
魏書曰整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稱
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徙屬南兖州之譙郡幼時坐事
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在懸瓠問宮中事騰具
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進冗從僕射仍中
黃門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

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于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將爲臨軒會日大寒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棲棲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

而不與騰以為悵遂與領軍元義害懌廢太后于宣光
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孝明亦不得
見義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
　伽藍記載太后哭曰養虎自嚙長虺成蛇
義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孝明書案令防察以為司空
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
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中
生殺之威決于義騰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

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惟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剥削六鎮交通互市歳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

伽藍記曰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又有一凉風堂本其避暑處淒凉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歳之樹

天下咸苦之死于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初治宅奉車都尉周恃為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

用恃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䆁事甫成陳屍其下

愚謂騰不死必誅吉敦大馬周恃惜未知此

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日閹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財産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于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于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宣武末累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義劉騰等伺孝明動靜

本史蕪雜不倫今取魏書正之

右衛奚康生謀殺義太后孝明同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臣多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孝明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于宣光殿粲既義黨威福亦

震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梁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太后反政欲誅梁以義騰党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梁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文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

侍貴者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早遂
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于家後為崇訓太僕
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
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
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
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
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孝明所幸潘嬪

以執為假父顥為中官敬憚孝莊初進爵為侯卒于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崩羣官迎孝明于東宮溫于卧中起帝與保母扶抱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封武陽縣侯建義初于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爲閹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給事中欒被病面常黯里于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欣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黄綾十疋以供喪用七日太后爲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坐事

魏書曰父雅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腐刑累遷新興太守孝明崩與爾朱榮等議立孝莊及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勲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孝明左右靈太后亦客伏之通傳意計于帝元義之出二人頗有力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誅義時内外喧喧言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外義妻知之乃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

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呈太后讀
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義妻構之不已出暢為顛丘
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獨景嵩存猶大致
嫌責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齊宦者韓寶業盧勒義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惟
閣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朝亦不至寵幸但漸
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
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

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
朝權賣業及勒義齊紹于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
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為
侍中左右光禄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
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
君才能純陁宮鍾道趙野義徐世凝茍子溢斛子慎宋
元賓康德汪並于後主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
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者

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
來園苑趍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顔色競進諂諛發言
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悋無
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禄神虎門外有朝
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閹或在内多日暫放
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
數為羣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趍避不
敢為言齊盧陳鄭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

致言時主亦無此命惟以工巧矜功用長顒爲太府卿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趙覇

崔暹　酈珍

盧　奘　　畢義雲

庫狄士文　　趙仲卿

田　式　　燕　榮

元弘嗣　　王文同

題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一仁義二禮制三法令四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助化而不可專行可立威而

不可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然考覽前載有時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故大奸巨猾犯義悖禮郅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取焉于洛侯之後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

下者視如蛇虺過其境者逃如寇讐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心非疾惡所笞辱多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不若其禁姦除猾殆與郅寗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令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遊道盧斐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呂勝
脛纏一具洛侯輒鞭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刺殺
民王羌奴王愈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
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
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之分懸道路見者
無不痛惋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
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民乃斬洛侯謝百姓
胡泥代人歷官司衛監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

書叔孫侯頭應内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與口諍孝文聞而嘉之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為定州刺史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弘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狄道護軍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敀

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賜死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付洪之遂稱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内太守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虎牢地險民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封汲郡公徵拜内都

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往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

宣告斬決其中枉殺者百數赤砣渴郎羌深居山谷雖
相羈縻王八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單行
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
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
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
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娶於張氏聰强婦人也自賤至
貴多所補益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遂
疎張氏亦多所産育爲兩宅别居偏厚劉室二妻妬競

兩宅母子往來如鍵及蒞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嘗患病灸瘡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更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孝文至是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

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之宴飲醉酣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旣富貴赫奕遂棄本屬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也長子神劉氏出少有胆畧以氣尚為名以畢功封長樂縣男孝昌中行相州事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會榮見擒以功進爵為公北海王元顥入洛孝莊北巡除神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冀州刺史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皆於靈邱鴈門間聚為刼害或斬人首射其口或刺人臍引腸遶樹共射之為戲笑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靈邱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為刼猷文怒之孥戮其家同黨相率晁盜敖提應募

求捕乃以為遊徼單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以功除幽州刺史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受納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差自解慰段氏乃陳真香昔常因假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為臺使心挾前事故拷逼部

下過極以無辜遂成時執事恐有不盡使偽部令趙泰州往訊狀如前乃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呼妻責之曰濁吾者卿也又恃親安吾終不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其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君人宇下納之軌物輙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滎陽潁川人性猛酷姦猾好利能事勢家

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汙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

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伎園田貨元乂獲免
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
邸珍字安寶武州鎮人齊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除
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
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回軍彭
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為州
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盧斐范陽涿人父同前見斐性殘忍以强斷知名齊天

保中累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無問事大小拷掠過度死於大棒車輻下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氷雪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皆目為校事

北齊書曰目為盧校書

裴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東平須昌人父祖暉幽州刺史少麤
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
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
以爲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
起怨謗曾爲司州一吏訟其有所减截并改換文書文
襄以吏挾私懷怨並無所問拘吏數人斬之因此鋭情
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
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有

前汲郡太守翟嵩者啟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逋嵩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囑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

備及義雲成婚之夕衆禮備設克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所遣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尚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稱狐貧亦為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署表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又稱私忌不至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義

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伺察之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
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皆罪義雲規報子瑞亦以上聞
從此謗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而
鄭子默方被任用義雲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
攝左丞子默誅解左丞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
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故款密無間及
孝昭大漸顧命傳位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疑元海
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

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在州先有鐃吹按部行遊兩部並用又軒昂自得意望銓衡每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乃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拾奏之元海由此漸疎孝貞遂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甲仗將以自防為人密啟及歸彦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用是追還帝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恵為心累世本州刺史

家富於財士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宅宏壯閨門穢雜醉偏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而酷暴殘忍居家尤甚子姪僕隸恒瘡痍徧體有孽子善昭性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搒掠無數首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帝令舍人吳

閼子暢就宅推之備陳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
貌疑盧數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乃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朝貴宜為之隱
乃斬於獄棄尸漳水
庫狄士文善無人章武郡王干孫士文性孤直雖鄉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
東衣冠多奔迎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
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尋拜貝州刺史性

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啜官廚餅士文枷於
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
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
令嚴肅吏民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
朝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
啣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帝問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
餘無所須帝異之別賞遺士文至州發擿姦諂長吏尺
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

相送哭辭適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毋妻子惟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司馬蝮蛇瞋長吏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帝聞歎曰士文暴過猛虎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初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

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絶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為妻君明士文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趙仲卿河南洛陽人父剛見別傳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為繖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

隋書曰仲卿以使在利州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

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
進大將軍隋文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
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輙至二百吏民戰慄
隋書曰鞭笞長吏輙至二百官民戰慄　愚按鞭吏
與鞭民有別北史改之非是
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
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輙召主掌撻其
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

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帝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月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前鋒至族蠡山與鹵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突厥悉衆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鹵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

餘家帝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掩襲啟民令仲卿屯兵二萬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來冦韓洪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啟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免官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

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帝以為能賞奴
婢五十口黄金二百兩粟五千石竒珍雜物稱是煬帝
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祖安與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守
政尚嚴猛吏民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
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喜之進儀同三司擢拜延
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為建州刺史封梁泉

縣公後從韋孝寬攻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隋文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待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無出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襟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捧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刼盜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絕不得出每

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由是為帝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輙怒惟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抽刀斫信信避之刀中於門帝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弘農華陰人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受禪進大將軍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民過者必加詰問輙𣗳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絕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畏若冦讐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帝許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

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為王宇文述敗之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搒捶如舊榮每

巡省管内閭官人及百姓妻美輙舍其室淫之貪縱日
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帝知之勅榮曰弘
嗣杖十巳上罪皆奏聞榮忿曰竪子何敢弄我及遣弘
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
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絶其
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帝遣考功
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籍遂徵還
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

榮死䏻出處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吏民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之弘嗣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工木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圖遼東意遣弘嗣造舟東

浹海口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黄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金紫光禄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値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其謀應玄感西恭帝時為代王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猶㢘之除名從日南道死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性明辯有幹用煬帝時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

下車名數其罪令刻木為大枷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枷令其人踏心於木枷上縛四支於小枷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民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名郡內官民小有違遵者輒覆面於地捶殺之又聞沙門有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民號哭

於路諸郡鴛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逵奚吾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剖其棺臠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寛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賊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

以為有天道矣　隋書論末曰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丧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一